

蒙曼:现在我的诗在远方里

“曼行国道·219”的收获

2024年5月,蒙曼开启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合作的“道中华”边疆行活动——“曼行国道·219”。219国道接壤越南、缅甸、尼泊尔等国家,串联新疆、西藏、云南、广西4个边境省(区),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,也是中国最长、沿途景观最丰富、民俗风情最浓郁的世界级景观大道。

“曼行国道·219”,是你主动发起的,还是国家民委发起的?

蒙曼:因为我们学校(中央民族大学)属于民委系统,他们问我能够做点什么工作,我说我想走路,因为我当时刚刚在“喜马拉雅”讲完《红楼梦》,非常非常的艰苦,我需要给自己一个奖励,而且我要走边境。边境其实是最瑰丽的,它也是文化碰撞最剧烈的地方。几乎一拍即合,他们说好。

中国的大陆边疆是由三条国道勾勒出来的,西南到西北是219,横着东西向的是331,然后东部沿海是228。在这三条国道之中,219是里程最长的,10065公里;它是海拔

当地时间8月3日,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美国匹兹堡家中辞世,享年95岁。许倬云一生历经颠沛——在中国大陆成长,去中国台湾求学,到美国深造,随后在东西方的缝隙中奔走,所想所惑都是如何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、为世界文明提供解决方案,始终试图为中国与世界之间,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。他的辞世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章。

许倬云被认为是华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家之一,其学术代表作有“古代中国三部曲”(《西周史》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《汉代农业》),另有“中国文化三部曲”(《万古江河》《说中国》《中国文化的精神性》)等大众史学著作数十种。

许倬云始终将自己定位为“历史的旁观者”。对他而言,旁观是被动的。生而残疾,8岁以前不能走路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做任何事,这让许倬云从小意识到自己“不在常规之中”。随着抗日战争爆发,许倬云跟随家人避难,在福建和江西一带颠沛流离,途中见过饥民讨饭、饿殍满地。关注中国寻常百姓的命运,在

跨度最大的,接近6000米;它的纬度跨度最大,30个纬度;然后它的文化多样性是表现最明显的,有20多个世居民族,14个接壤的国家,所以当时就选中这条路。

当时国家民委想要达到什么目标?最终的结果在你们的意料之中吗?我知道有好多网络“爆款”视频出现。

蒙曼:民委的目标是民族团结,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二十几个世居民族,我们想看看这些民族现在发展成什么样子了,他们现在的生活跟过去的历史做一个对照。我觉得完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,甚至有了更多完全意料之外的收获。

所有的老师一定都喜欢当网红老师

当时在走219国道的时候,每天两场直播,还有无数的小视频,这么大量地输出,对你来说是一个压力吗?

蒙曼:是我们一个特别大的爱好!世界上能有几个人有我们这样的幸运?因为自驾219国道需要时间、钱、技术、健康等等,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。我想我看到的这么

时代在变化,传播方式不同了,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?以前对着学生,你中间可能可以停一下重来,对着直播就不行了。

蒙曼:我从来没有过面对镜头的压力感。我觉得人之所以会紧张,是因为太害怕犯错,但是人要允许自己犯错误,为什么我们说的必须是真理呢?

带着诗去远方的幸福

以前你的诗和远方在哪里?而现在诗和远方,对您来



说又意味着什么?

蒙曼:以前我的远方在诗里,现在我的诗在远方里。因为我们小学考初中,初中考高中、大学,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旅行,那时候远方在哪里?远方是你梦想的一些东西,比方说《安徒生童话》,“在大海的深处,水是那么的蓝,蓝得像矢车菊的花瓣”,可是那时候我没有见过大海,也没有见过矢车菊……

可是你可以想象。

蒙曼:对。它仍然是远方,因为它在诗里。现在我觉得我们有机会走到全世界去,看全世界的景物,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情感,那就是诗。

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像你这样:以前远方在诗里、现在诗在远方里?

蒙曼: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可以。只要你有想象力,有对美好的向往之心,诗和远方已经同时存在了。

(据网易新闻7.31)

作不是为了求知,乃是为了寻求利润。应用本来是应该跟着理论发展的,但现在应用赶在理论前面,因为有市场。要先生产,发展应用,应用研发受阻才考虑更新落在后面的理论。如此的“科学”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了,这是为富人服务的科学。”

当他表达这些观点的时候,他身体正在反复经历着大病的折磨。2023年,他说自己“身体越来越差,走动很不方便了。我每天就是看看书,写一点字。”他甚至感叹,“说实话,我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。”但他并不焦虑,反而更放下了。他说,安顿自己更要紧的是,“在欲望达不到的时候,你必须知道:人不可能所有欲望都达到,每个人都有抓不到的云,都有做不到的梦。你要理解:抓不到的云,让它飘走吧。”

过去十余年,许倬云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,谈历史、谈文明、谈“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”。有网友在B站上留言,形容他像“播音员”,声音温润,目光慈悲。他面对当代年轻人谈90多年的人生感悟:“八十之年,够用是富,不求是贵,少病是寿,淡泊是福,知足是乐。”如今,这位“旁观者”离开了奔流的历史河岸。(摘自《时代周报》傅一波 等/文)

的身高一般不超过六尺——良心就是天,天就是良心,对不起良心就是对不起天。”

他在晚年还说,“各位的身体里都有一个自己,这个自己是最高贵的东西。在你二三十岁的时候,要寻找自我,不要糟蹋它。第一,不要被欲望糟蹋;第二,不要被自怜糟蹋。”

过去十余年,许倬云从美国匹兹堡大学退休,他开始专心写大众史学,不写王侯将相。“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间生活上的问题,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,回答老百姓的问题,我兴趣最大。”

许倬云也为现代社会感到担忧,他说现代文明是科技挂帅、生产挂帅。“现代人的工

程,老杨麻利地切成片,递给我时,黑得发亮的袖口无意间刮到我的手。“好吃,请兄弟下回再来哈。”望着喜笑颜开的老杨,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小商小贩的衣服可能显脏,人却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衣服不过是人的外壳,重要的还是壳里的东西。

一件衣服,最终会因为或褪色、或破旧、或遗失而完成它在你身边的使命。犹记得小时候,家境清贫,我没有更多换洗衣服,母亲便每天把那两三套旧衣服轮番洗净,在太阳下晒干,然后叠放于床头。那时我常羡慕发小们有新衣服穿,母亲便时常开导我:“衣服穿久了,便有人的气息,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福气。”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

爱心传递

么庆旺

夏夜的杨北公路,地面温度升高到50℃左右,热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昏暗之中,司机师傅小王差点就错过了她——一个孤独无助、面带愁容的中年妇女。小王驱车停到她的身前:“大姐,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?我是塘沽渔业大队的。您有什么事,到车上说吧,外边太闷热了。”

原来,这位大姐也是一名司机,途经此处,车胎突然爆了。小王得知后,立即从车里找出千斤顶,帮着大姐换好备用胎。过程中,他不仅弄脏了衣服和双手,还不小心弄伤了自己。

看到这,那位大姐在餐厅里忙碌着,看到她来,微

笑着,端来茶水。望着她,司机大姐若有所思……

吃过饭,女服务员接过大姐的饭钱,回身去收银台找零,等再回来的时候,发现大姐已经走了,桌子上多了一张写着字的纸,纸下面还压着一百块钱——只见纸上写道:“善良的姑娘,你好!虽然我们萍水相逢,但你的服务带给我亲人般温暖。一个热心小伙子不计回报地帮助了我。所以请你成全我的这片心意,这100元钱,除祝福你平安顺利之外,也希望你将这份爱心继续传递给其他需要帮助的人……”

(摘自《今晚报》)

我们都听过“南柯一梦”“黄粱美梦”的故事,古人有此之梦,今人也不例外。

经常听人讲,早上明明醒了,睡个回笼觉不过短短十几分钟,结果做了个似乎长达几小时甚至一两年的梦。梦境如此的真实,好像将人生拉长了许多。梦醒时,人便生出颇多感慨。

“浓缩之梦”是另一个纬度,它映射的东西很多,比如,人生总是单行道、无法开倒车,时光易逝、容颜易老令人伤怀,于是在梦里开启“时光机”、吃上“后悔药”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;比如,生活中不完美、不如意的事太多了,便在梦境中自动修复、再度演练,于是生活完美了、如意了;比如,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,有时梦就成了拉长器、放大镜,把内心的喜悦欢愉搞得绵长一些、隆重一些。自然,也有面对痛苦之事难以走出,备受煎熬的情况。梦毕竟是梦,本就不能当真,梦中情景如能给人带来幸福感、获得感,抑或是警醒、启发,梦就不白做一场。

(摘自《江南时报》)

山野归来

华海

从清远的山野带回红薯、芋头、菜心,也带回山涧溪水的清响和岭上变幻的烟云。

在虚实之间,你让心灵回到生活本身,回到日月的自然运行。原野上的风吹荡草木的气息,也吹得冥想的石头开窍领悟。

当你从田头劳作的身影看到涌动不息的生命泉源,从鸟鸣和落叶的声响听到自己心灵的回音,也听到季节起伏循环的节奏,你把一支写诗的笔交给坚实的大地

(摘自《南方日报》)

应该有一门课

秦立彦

应该有一门课,是看云之课。

每个人寻找天空中的云,

辨认它们的形状,

看它们向哪里飘移。

还有一门课,是听鸟之课。

每个人都沉默,从市声中分离出鸟声,

听鸟声的节奏,听其间的空白。

万物教育彼此,各分得一份智慧。

然而人坐在四方形的教室里。

云在天空停留又离开,

鸟飞向别的所在。

(摘自《人民日报》)

晨起洗漱完,见凳子上放着昨天穿过的旧衣裤,竟生一念:今天继续穿。

裤子是牛仔款式的休闲裤,衣服是淡蓝色POLO衫,昨天上班除了参加一个会议,就是在办公室处理公文,衣物没有半点邋遢,满是自己熟悉的味道。

出门乘地铁,路上行人匆匆,各色衣着五彩缤纷,我摸了摸自己上衣,突然有点后悔,为自己不换衣裳而自惭形秽。

来到梅花园站,上来一个工人师傅,和我年纪相仿,板寸头发里掩盖不了那一茬茬白发。他手提一个搅拌工具,悄然选择门边有立柱的地方靠着。他离我很近,白色T恤上随处可见不规则的水泥印子。不用说,这衣服俨然就是师傅

的工服。师傅眼神炯炯,脸上带着幸好赶上这趟地铁的暗喜。见此一幕,我心中为此一动,不禁暗笑,我都比不上这师傅豁达,衣服虽然穿的是昨天的,人却是活的,何必自缚手脚?

中午食堂午餐,细心的“饭搭子”做出惊讶状,直道:“咦,你这衬衣跟昨天是同一款哦。”我笑,大方回应:“就是昨天那件,没换。”同事睁大眼睛看着我,飘出一句:“佩服你。”我歪着头冲他一笑,悄悄地说:“给我留点面子,穿昨天的衣服,我就是想试一试自己的胆量。”同事若有所思地笑了起来,我也附和着一起笑。

下班路过菜市场,我又来到老杨的肉铺买肉。他穿着油腻的围裙,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排肉的后面。我挑了一块梅花肉,老杨麻利地切成片,递给我时,黑得发亮的袖口无意间刮到我的手。“好吃,请兄弟下回再来哈。”望着喜笑颜开的老杨,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小商小贩的衣服可能显脏,人却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衣服不过是人的外壳,重要的还是壳里的东西。

一件衣服,最终会因为或褪色、或破旧、或遗失而完成它在你身边的使命。犹记得小时候,家境清贫,我没有更多换洗衣服,母亲便每天把那两三套旧衣服轮番洗净,在太阳下晒干,然后叠放于床头。那时我常羡慕发小们有新衣服穿,母亲便时常开导我:“衣服穿久了,便有人的气息,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福气。”

(摘自《广州日报》)